

深陷“盲审”泥沼的毕业生

■本报实习生 赵婉婷 记者 胡琅琦

从“仅作参考”到“一刀切”，如今的论文盲审制度似乎已经成为悬在每位研究生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只是，这把“剑”是否应该“悬”得这么高，“杀伤力”又是否应该这么大？



AI制图

随着盲审结果在实际操作中变得几乎具有了“决定性”话语权，其他学术环节声音被弱化，就容易走向制度的异化。

如何作出公正的“裁决”

盲审制度的逐渐“刚性化”，使得不少深知自己掌握着学生“命脉”的盲审专家，在面对硕博学位论文时陷入一种“两难”境地。

“今年一篇硕士毕业论文，导师应该完全没有看。我虽然心软，但也不敢给高分，内心痛苦挣扎很久，只敢给61，为此熬夜到凌晨4点，写了4000多字的意见。导师不管，学生不知道怎么办，苦的是学生。作为评审人，我只想孩子在学习过程中不留遗憾，学一点东西。”在某社交平台上，一位老师写下这样的留言。

“优秀的论文赏心悦目，看完如甘汁入口，赞叹不已；拼凑的论文越看越不爽，恨不能撕了。我经常在给不给过的问题上犹豫不已——过吧，写得实在太差，有违学术规则；不过吧，觉得在目前就业难度很大的情况下，学生即便找到好工作，也会因此而‘黄’了，感到于心不忍，毕竟咱们也为人父母，待学生如子女啊！”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谭文辉如此感慨。

从教20余年的谭文辉同时经历过盲审与非盲审阶段。她告诉《中国科学报》，盲审可以避免熟人对不合格论文“开绿灯”。“一般而言，评审人都比较客观，与被评审人也没有利益冲突。但如果学生收到了一个极低分，很可能是由于论文格式很不标准，或者评审人不熟悉该领域。”

这或许正是“刘涛”们收到极端评分的重要原因。

就盲审同行评议来说，其边界较为复杂，有“大同行”与“小同行”之分。

郭英剑告诉《中国科学报》：“如果送审专家对研究领域掌握得不够深入，可能会忽略论文中一些关键的理论创新或学术贡献，造成偏差；‘小同行’的专家更容易‘读懂’论文的研究意图与价值判断，从而给出更专业的评估。”

然而，在现有的盲审制度框架下，精准送达小同行并非易事。此外，评审专家本身对于论文

的优劣也会有不同判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贤伟表示，盲审专家的主观性很难避免。“参加评审时，如果遇到研究方向差异过大、自己了解不多的领域，我往往会拒绝审稿；在审稿时，我也很注意抓要点，关注论文的结构、创新性、方法、数据分析，并严格依据既定的学术标准进行评审，而非主观臆断。”

“另外，确保公正性不仅仅是评审人的责任，学校或相应的平台也需要做好评审专家的遴选工作，一是确保评审专家既有水平又有责任担当，二是给评审专家提出更明确的目标和评审操作标准。”刘贤伟说。

盲审被“毙”，申诉为何这么难

当硕士生和博士生不得不面对盲审分数的显著差异，或收到“一票否决”的结果时，盲审制度的“弹性”在哪里？

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研究生培养单位大多通过申诉机制，为学生提供申请“增评”的机会。今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也保障了其申诉渠道，规定学位申请人对专家评阅等过程中相关学术组织或者人员作出的学术评价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学术复核，学术复核办法由学位授予单位制定。

例如，在刘涛所在学院，硕士论文一轮评阅结果如果出现一个“D”，且另外两个结果是“B”或“A”的情况，可及时申请增评两位专家，只要增评结果中没有“D”，学生便可按时参加答辩。刘涛了解到，今年其学院内未通过一轮盲审的同学，基本都顺利通过了增评。

然而，并非所有学生都能顺利申请到增评。

某国内头部院校研究生小乌的论文在一轮盲审中收到了“A”“A”“C”的结果。根据学校规定，这一结果满足学院申请“增评”的条件。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在他提出申诉后不到一天，学院表示尊重盲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驳回了增评申诉。小乌只能延迟毕业，继续修改论文，预计最早要10月才能拿到毕业证。

小乌在社交平台上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此

后，他看到了很多评论，才发现自己并不是个例。为何学生的论文符合申诉“增评”的条件，学院却不同意再次送审？

对此，刘贤伟推测，学院所作出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解决问题”的低成本办法；此外，有些学校考虑到此后要面临上级管理部门的论文抽检，其结果对学校声誉影响重大。因此，他们宁可选择让硕博硕士生延毕修改。

根据2014年印发的《博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每年博士学位论文的抽检比例为10%左右，硕士学位论文的抽检比例为5%左右。如果抽检的论文存在重大问题，其作者可能面临学位证被吊销的后果，有时还会波及导师的招生资格及相关学位点的评级。

“一审未过的论文是抽检的重点对象，学院自然比较谨慎，希望我们可以更好地改进论文。”小乌看着周围同学顺利地答辩、提交学位材料，觉得自己有点冤，毕竟“A”“A”“C”的成绩在不少学校是可以直接参加答辩的，但他只能接受现实。

刘贤伟强调：“学校在处理学生申诉时，培养院系和导师应予以重点关注，有责任确保论文存在的重大问题被及时解决。除了考虑学术质量，也要重视学生的学术权益。”

盲审不该成为一种“制度信仰”

2024年，王战军在《中国科学报》刊发《博士论文答辩亟待破除盲审“桎梏”》一文，提出了逐步取消论文盲审的建议。文章刊发后，他收到了许多教师的反馈。“所谓‘好’学校的老师都支持我的观点，认为无需再进行博士答辩前盲审。而部分院校可能底气不足，担心一些研究生‘混’学历，所以仍把盲审当作‘尚方宝剑’，靠盲审把关论文质量。”

对此，王战军坦言，盲审无法提高论文质量，只能保证论文的下限，质量的提高在于学生与导师。但是，“研究生论文一旦出现问题，盲审就可以作为外部工具推卸责任，这正是大家目前不敢‘破’盲审的原因”。

郭英剑强调：“过度依赖盲审意见，执行‘一票否决’的背后，是学术评价权力重心的偏移。”

“我们把希望寄托于‘外部评审的客观性’，却忽视了建立健康学术生态所需的‘内部责任制’。在评审责任外包化与学术责任的稀释下，培养单位不主动介入论文的指导和把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等教育应有的学术共同体意识。”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在欧美高校，特别是美国，博士生毕业论文的最终评审中，对外部盲审的依赖已经越来越少。论文评审的核心机制依赖于导师组与院系层面的学术把关，由熟悉学生研究过程的教师组成答辩委员会，进行全程指导和最终评审。

“公开评价，正是用自身的学术声誉为学生论文提供最高的担保。他直言，“如果一个学院或学科自身无法建立起对学术质量的判断能力与责任担当，那么外部评审再严，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郭英剑建议，盲审应回归其制度本意，即作为一种外部监督与质量评估的手段，辅助而非取代导师与答辩委员会的学术判断。“一个健全的毕业论文评审体系应是多元主体协同、各司其职的——导师负责全过程指导，答辩委员会负责面对面的学术论证与质询，学院与学校学术委员会把握学术规范与整体质量，盲审则提供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学术意见。在这样的协同机制下，才能真正促进学术成长。”

他同时强调，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应被激活，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签字通过”的流程节点。“学术委员会应基于充分讨论、透明问责和同行评议，对论文质量作出学术判断。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建校内学术共同体的信任，让学术责任回归学校本身。”

这是否也会给培养单位带来更大的工作负担？郭英剑表示，这正是大学应有的学术自治与责任的共担。这种增加的“负担”恰恰体现了其对学术质量的严肃对待。“只有从‘制度信仰’走向‘制度治理’，从‘盲信盲走’走向‘多元评价’，才能真正提高教育的学术质量与制度公信力。”

正值毕业季，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不少使用“芒果”头像的学生用户。

“芒果”和“盲过”谐音，齐刷刷的网络头像背后，是一群焦急等待毕业论文盲审结果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此处的“盲审”，特指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前的“双盲”评阅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导师和同行评审专家的信息均被隐去，盲审专家会根据评审指标体系对论文进行打分。

许多高校将盲审成绩视为唯一“终审”，不达标的学生会面临延毕风险。部分通过考公、考编“上岸”的学生甚至可能因为盲审未通过而直接失去入职资格。

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硕士生表示自己收到的盲审意见出现极端分化，有高低分并存现象——明明自己的毕业课题在开题、中期汇报、导师审核、预答辩环节都收获了好评，但在其中某位盲审专家手中却变成“存在重大问题”。而这样的极端低分却往往可以“一票否决”，让学生无法按时参加答辩。

学生在网络空间互吐苦水，分享盲审被“毙”后如何调整心态、如何申诉维权，亦有高校教师实名发文批判盲审制度的公正性。种种现象都指向一个问题——当下的学位评定是否过度依赖盲审？

盲审专家掌握硕博生毕业“命脉”

研一入学时，刘涛(化名)就听说过毕业论文盲审未过，导致硕博生延毕、丢工作的“鬼故事”。此时，刘涛即将毕业，“没想到3年后，我的毕业论文也在盲审时过了一回‘鬼门关’”。

刘涛所在高校规定，需要“校外盲审”的硕士学位论文会经由教育部学位中心投送给3位同行专家进行匿名评阅。评分分数由选题、创新性、学术价值、基础知识和科研能力、论文规范性组成。只要3份评阅的综合结果中不含“D”或不是全“C”，学生就能顺利进入答辩环节。

然而，由于系统差错，刘涛的论文居然被送至4位专家手中。收到“B”“B”“C”“D”4个结果的她傻了眼。“好在看过评审意见后，我的导师主动出面找学院理论，提出要舍弃‘D’，用剩下3个结果，要怎么申请复评。”最终，学院同意将刘涛的论文重新送审。

焦急等待一周后，3位新专家分别给出了“A”“B”“C”的结果。幸运的是，这一成绩不影响刘涛正常参加答辩，但她的论文一共被7名专家给出了4个档位的分数，哪一个才能反映她的真实水平？

记者在社交平台输入关键词“论文盲审”，会看到许多像刘涛一样，收到极端高分与极端低分的硕博生。“导师笑着说，我的论文发出去可以给学校争光，盲审却收到一个‘D’。”“一审86、66，一个说我的综述全面，一个说我的综述不全面，我和导师都不理解。总之现在延毕等二审，编制工作没了。”

与导师阅读专家建议时，刘涛倍感无奈。

“综合来看，给我打‘C’的专家所提建议值得采纳，反倒是打‘A’的专家没有实质性意见，语句里还有错别字。”刘涛特别提到，由于自己的研究方向很小众，主要聚焦国内特有现象，因此没有国外同类事例可以比较。“但我收到的盲审意见中，赫然写着‘缺乏国外经验’。”

在学生眼中，盲审专家掌握了自己的“命脉”，若遇到不合理甚至草率的评语，也很难“说理”。正因如此，能遇到一位愿意替学生据理力争的导师，刘涛直言自己很幸运。

为什么需要盲审

从历史上看，我国高校设置学位论文的盲审环节，最初目的是评估博士学位论文质量。

1994年，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以下简称评估所)成立。其承担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以及相关的咨询服务工

变“专业”为“项目”，复旦发布教育教学改革3.0版

■本报见习记者 江庆龄

专业自由选择、本博一路融通培养、超过1/3学生将有机会走复合培养之路……不久前，复旦大学正式发布面向2025级本科生的教育教学改革3.0版概要。

“复旦大学教育教学改革3.0版是继以通识教育为标志的1.0版、以‘2+X’本科培养体系为标志的2.0版后的第三轮改革，改革的广度与深度前所未有。”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陈焱直言。

“大学的核心职能是人才培养。本次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培养国家急需的‘干细胞式’原始创新拔尖人才与交叉融合创新人才，构建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体系。”他说。

变“专业”为“项目”

“所谓‘干细胞式’人才，是指能不断扩展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规律的认识，并能破解关键难题，直接服务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交叉融合创新人才。”陈焱说，为此，该校在此次改革中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尝试。

这其中，颇引人注目的举措便是将“专业”变为“项目”。

“今年的高考生在填报志愿时，除了选择传统专业外，还可根据自身兴趣和职业规划，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陈焱告诉《中国科学报》，面向2025级新生，复旦新设了120个培养项目。

他表示，作为复旦人才培养的新基本单元，每个项目可能由一个或多个学科支撑，学生可以拿到一个或多个学位。“以‘项目’为基本单元的培养

体系，将在两方面显著赋能，即赋予院系主动调整更新的权利和能力，以及赋予学生自主构建知识结构的权利和能力。”

复旦大学本科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本轮新设立的项目看似数量繁多，实则有其内在逻辑和前期探索。“此次设立的项目大多有成功案例。在此前的教育实践中，不少学生已经探索过相关的多元发展路径，学校在充分总结此前经验的基础上，将这些自发的尝试‘制度化’，以供更多学生选择。”他说。

具体而言，这些项目可以分为“纵向”和“横向”两大类。

纵向项目深耕基础研究，以培养原始创新拔尖人才为主。在这方面，复旦设置了67个本硕博融通培养项目，聚焦人文社科、数理化学及临床医学等基础学科和关键领域。本研融通是将本硕博各阶段作为完整的有机体通盘考虑，自上而下进行顶层设计并构建人才培养体系，其中既包括课程体系的融通，也包括科研训练体系和实践实训体系的长周期设计。

这其中，本硕博融通培养项目有53个，该校基础学科相关单位基本都新设了本硕博通通的学术导向培养模式。

以临床医学八年制为例。在此次教学改革中，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华山医院临床医学院设立了临床医学八年制“正谊班”“明道班”，由国家级人才领衔，集中骨干师资，打造临床医学发展领军人才培养体系。

新模式下，学生从本科到研究生阶段的壁垒被进一步破除，临床实践与科研训练间的衔接更

为紧密。“我们既要培养优秀的医生，也要培养优秀的医学科学家，以及懂医学和临床的复合型管理人才。”该负责人说。

横向项目以培养交叉融合创新人才为主，共设立了53个项目，其中41个为“X+人工智能”双学士学位。

值得一提的是，此处的“交叉”并不限于文科或理工科内部，而是在文科中引入很多理工科研究方法，理科同样重视人文思维的训练。

比如，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牵头设立了8个“外语+计算机”双学士学位项目；新闻学院牵头设立了7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合作学科专业涵盖人工智能、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

“预计文科院系培养项目的新文科渗透率将超过55%。通过文理、文工交叉以及文社融合、文医融通，人文社科专业‘老根常新、新芽常青’的创新发态势初步形成。”陈焱说。

架设本研融通“立交桥”

把这120个项目串联起来的是“四个融通”的系统设计。

陈焱告诉《中国科学报》，复旦本轮改革的总体框架可以用“2+X+Y”概括。其中，“2”指面向全体学生的通识教育，以及宽口径、厚基础的专业培养；“X”指微专业(学程)项目以及丰富的双学士学位项目；“Y”则强调对学生融合创新能力的培养，建立“产学研交替”的创新能力实训体系，健全螺旋递进的全周期科研训练体系。

“通过‘2+X+Y’立体交叉，我们希望赋予学

生构建多元知识结构权利的多元融通；开展长周期、全过程培养的本研融通；以招生牵引、就业倒逼培养的招聘融通；利用人工智能驱动教学创新，变革学习方式，赋能人才培养的教与学融通。”他说，“四个融通”就像一个四棱锥，从四个不同侧面把国家时代之需、社会和学生之需映射到人才培养的底面。

以其中的“本研融通”为例，该设计直指当前本硕博培养脱节的突出问题。

“这可以视为此前人才‘一体化’培养的‘升级版’。”复旦大学教务处处长林伟介绍，“‘本研融通’瞄准培养顶尖人才这一目标，逆推设计项目培养方案，并汇聚学校各类资源进行支撑。”

他解释说，一方面，复旦大学将本研课程全部打通，全校采用一套课程代码，按难度区分阶段，实现跨学科、跨院系、跨阶段课程互通互选与资源共享；另一方面，学校结合学生成长路径推出4类培养模式——基础研究导向的本博类培养项目通过高难度课程，锻造“硬核”科研能力；专业导向的“本-专硕-专博类”培养项目以多轮次产学研交替培养；交叉融合型本硕博培养项目支持学生多元发展与核心能力自主构建。

“学生一旦改变了兴趣或发现更适合的方向，便可灵活转换路径。这就是在前三类项目之间进行转换的第四类模式——‘立交桥’模式。”陈焱解释，“这就像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学生可以一通到底，也可以通过匝道动态进入或及时分流，还可以在匝道互通之间切换。”

为了彻底打通“立交桥”，复旦大学为2025级本科生提供了院系招生大类内自由选专业、跨院

系自由转专业的渠道。无论是文科转理科还是理科转文科，均不会受限。

让好老师站回讲台中心

除了学生外，对于人才培养的另一主体——教师，此次改革也有所兼顾。正如陈焱所说，“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育人质量。从‘专业’到‘项目’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大量新的教育教学供给需求，这个供给肯定是由在校老师提供”。

“院士领衔”“高水平科研育人”“产业导师指路”……这些关键词都指向一个目的——让“好老师”站回讲台中心，让师生共同参与课程设计。

在此次改革中，复旦尝试通过适度减“量”的方式，提升“质”，强调让老师讲干货，让学生在课堂上真正有所得。

“学校从‘政策’和‘激励’两个角度确保教师开设优质课程。”陈焱介绍，一方面将教学科研岗教师的年承担最少课程量规定为4学分，引导教师精心打造“金课”；在长聘制教师聘任合同中明确人才培养职责占比40%，并将“双一流”绩效中，育人和科研分配比例从1:1调整为2:1。另一方面，学校还会设置一些与授课相关的专项，给予教育教学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奖励。

同时，学校将践行“二压”，即压学分、压水课，在减少学生学分总体要求的同时，优化课程体系，建设大学分、高难度基础课和强化实验、实践、实训的“三实”能力课，挤压“水课”，提高质量。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在本科阶段就进入高水平实验室或科研团队进行学术训练。

“复旦大学是最早鼓励本科生自主开展学术创新的国内高校之一。”林伟补充道，“我们将进一步推进‘主题实验室’等模式，提供师生共创空间，以项目驱动学术创新，进而激励更多一线科研人员培养本科生的学术创新能力。”